

岡本韋庵『支那遊記』翻刻（その三）

有馬卓也

真銅正宏

一一月二〇日

【墨筆原文】

二十日。不堪寒冷。先鷄鳴促驢子。李葆和曰、此際極險路。非天明、不可過也。余獨乘月明、發郭家經少林寺東。睥睨太室山。達磨洞大破寂寥。余以不能安一夕之心、探九年面壁跡。達磨之靈知諸否、不堪感慨也。更行七八町、而道傍有皂角樹枝葉扶疏、隱蔽方十（5—67）間者、高不過二丈。此間樹木甚少視。嵩山土性、非松柏不生、只斬伐不知長養耳。從是路益惡。左望乾谷右。傍山過轆轤嶺。時漸報天明、回顧嵩山天際赤、恰如大火烘空。獨步到三家店。思余馬夫宿郭家、由余督急行、昨日既來此秣馬。因待李氏來。至九時漸發三家店、到府店鎮。不由前日路、而取左路向西北。馳一里許、而有四五十家。為麻河庄。又三十丁、而有四五十家。為戴庄。又二十町許、而有千八百家許。曰溝司。溝司市場、而四周土壁。自東至西之間、凡五六町。自麻河庄東至此、往々路旁壁（5—68）立。高有及二丈者。南望蓮花山・當陽山・風脈山等。

【朱筆訂正】

二十日。不堪寒。先鷄鳴而起。促李葆和發驢子、皆曰、此際路極險。非天明不可。余獨乘月明發郭家、經少林寺東一村。有二三人跨馬而來者。又有立高阜上向西呼人者。大破寂寥。睥睨太室山達磨洞、大破寂寥。以為余不安一夕之心、欲探九

有馬卓也・真銅正宏

年面壁之跡、達磨以為如何、不堪感慨。更行七八町。道傍皂角樹可一圍半。枝葉扶疏、隱蔽方十于(5—67)間、高不過二丈。下有小祠。此間諸山不見一樹。間見異常大木。檢嵩山土性、非松柏不可生。只斬伐之不長養耳。從此路益惡。往々潦水。左望乾谷右傍山而行抵轆轤嶺。漸報天明。回顧嵩山天際赤色如大火烘空。徐々而行達三家店。余意馬夫宿郭家為。余督行故昨日既來此秣馬矣。因待李來。至九時漸發三家店、到府店鎮。取左路西北。馳三里許。過二村達溝司。有千八百家許。四周土壁。從前村至此、路旁壁(5—68)立。高有及二丈者。多石礫。北屬洛水。漸低。南望蓮花山脈橫亘東西。頗高峻。更西北。三里許。過二村。地勢平坦。達五差口。有百余家。其西四周土壁。中有千余家。是為龐閣鎮。更右折。出洛水。午後三時。渡洛水。廣十五六于。人爭渡。馬夫怒告以余宜先渡。船人棹舟、衆推車直入。余車得載、一馬終不得乘。驅入河引而進。其深過一身。其余亦可一尺。既渡。舟人向馬夫要錢。因与二三十文、則更要不止。使李與少許。乃喜謝而去。渡河自磧上⁽³⁾。北行二三丁。有一小堤。綿亘東西。即防洛水漲溢者也。踰堤稍行。左折二三町。抵田苗村。有百余家。更西四五丁。左周土(5—69)⁽⁴⁾壁。又行十余丁。有一百余家。為鎮塞。又周土壁。洛北盡平坦。有一山連東西。在二三里外。東西浩浩、不見一山。唯望烟氣黑起耳。比之北京甚有雅致。此夜宿鎮塞。距三家店称七十里。

一月二一日

【墨筆原文】

二十一日。早起。欲探洛陽城故蹟。以言尽為田野無可觀者。不果行。望北方、地勢平坦。村落間有一堆土如壇者。即故城跡也。田土肥沃、勝於鄭州、而非山東諸處所及。其性赤埴、而樹木繁茂。西行十町許。有百余家。為寧庄。又十四五丁。自田村降望南、有鳴雁飛翔。(5—70)頗覺王城氣象者。蓋在洛水傍得飲啄自在者也。又行七八丁。見六十家。其西有百家許。與前村並。名黃氏寨。又三十町許。左有一村。不知其名。往々見大墳墓。問土人無知者。又二十丁許、而有四五十家。為潘寨。其右有圈土壁一村。不知其名。又七八丁許、而有百余家。為太平庄。又行十四五丁。有百余家。為李家樓。過此直出洛水傍。水廣一丁余、而甚不深。並建木柱於水中、上敷高粱幹、覆以土厚一尺余。廣七八尺。以渡車馬人徒。其水東北流。蓋洛水二派也。又西南二十五六丁、而達河南。河南府人家三千、或五千云。(5—71)說不一樣。城壁周圍二十余里。距鎮寨凡四十里。為河南地也。在洛水自西南來東北流處。自西北至東、平山連亘。自東南至西南、大山盤居。距黃河在五六里南。風景實可為都城、而非北京諸處所及。他日至開設蒸船・鐵路・電信等、再可遷都于此。午後持開封馬先登信、訪知府某與知令路璜。問旧蹟答無存者。盡信書不如無書。蓋以不知故設遁辭耳。及暮、命知縣人贈飲食、以待上客之禮饗之。前日宿泰安時、知縣所贈者、大略類之。亦朝旨所致云。此日將見知府、恐不面會。即蓋彼國袍衣、戴土人(5—72)帽。及相見、忽

脱袍易帽。土人來觀者、充滿車四面。自知府至知縣、往來甚囂。及歸寓、尾跡來者、如雲霞。官隸五人、制止不許入門。因之得免煩雜云。

【朱筆訂正】

二十一日。早行北望、地勢広坦。村落樹木、粧点各處。有一堆土如壇者。洛陽故城趾云。田土肥沃過鄭州、非山東諸處所及。麥苗青々。西行十町許。有百余家。為寧庄。又十四五丁。有千余家。為田村。又里許。瀕洛多鴈回翔飛鳴。其声遠聞、大添逸興。自有王城氣象。蓋在洛水傍飲啄者。爰有千余家。為相公庄寨。（5—70）更行七八丁。過一村。其西有百家許。與前村同。名黃氏寨。又三十町許。⁶左有二村。不知其名。往々見大墳墓。又二十丁許。有一小村。為潘寨。其右有一村。圃土壁。又七八丁。有百余家。為太平莊。又十四五丁。有百家。為李家樓。過此直出洛水傍。水廣一丁余。東北流。不甚深。蓋洛水支流也。建木柱於水中、上敷高糧幹、覆以土厚尺余。廣七八尺。以渡車馬人徒。又西南二十五六丁。達河南。河南府周圍稱二十余里。人家三四千。（5—71）距鎮寨稱四十里。河南之地、在洛水北。水自西南來、東北流。西北負平山、東北小山連亘。自東南至西南、大山蟠踞。距黃河五六里南。風景不凡。午後訪知府某與縣令路璜。問故蹟。答曰、無一存者。盡信書不如無書。蓋不知故遁辭耳。及暮知縣使人贈飲食來。有四干。曰、糖花生・荷頭實・葡萄・糖杏實。四秃。曰、去皮李・糖山楂・去皮品菓葡萄。六大碗。曰、蝦・白菜・清湯鴨・海帶白菜・海參・紅肉・鷄。二大件。曰、魚翅・鴨肉。

六中碗。曰、炒鷄片・醬雞・紅燒魚・雞肝・白菜・田筋。二道點心。曰、蒸餅水晶・包炒麵花。八冷葷。曰、醬肉・變鷄子・醬鷄・醬魚・紅燒魚・鷄肝・白菜・面筋。蓋以待上客之禮。前日宿泰安時、知縣所贈、大略類此。此日欲見知府、恐其移時、本邦粧、蓋清袍戴其（5—72）帽。有人怪焉者。及知府延見、忽脫袍易帽。土人來觀者、充滿車傍。去訪知縣、歸寓人尾來者、如雲霞。官隸五人、制止不許入門。因得免煩雜。

一一月二二日

【墨筆原文】

二十二日。曇。探問城內外古跡。東觀・雲台・鴻都門・上林苑・華林園・耆英堂・西苑・富鄭公園等諸處、嘗無一人知者。或既開墾、無形跡存者云。因忍痛足、北至邙山下。此間稱八里。路旁壁立及一丈余。余赴北邙之意。以唐宋名賢多葬此山。西晉張華・羊祜等墓、言在此也。然余（5—73）鄉導官隸無一知者。遂去。又自北門入城內、出西門。東南十丁許、渡洛水。橋上敷梁碑盛土渡人。渡河南。七八丁許、悉為沙漠。然往々有植麥者。爰有天津橋。甃石成之。自左右至中間漸高。恰如弓弦。長三丈、廣一丈半。立橋上四望、龍山聳南方。自西南至東北、繞邙山。東方漸廣、不見山。洛水自西南來東北流。其北有洛陽。風景頗佳麗。稍久而去。又南三四丁、而有數家一村。村內榆柳類多。此處見邵廣節安樂窩者。長四間、廣二間半、一堆土也。側立石柱四本。（5—74）開三門。中央

題宋儒諱康節邵夫子故居。左右石柱題鳳皇樓下逍遙客陝鄂城中自在身之十四字。右柱下書戴於擊壤集。其前有二石碑。記明人立石門事也。遂去。欲觀明道・伊川之墓、亦無知者。取故道自南門歸。午後又與官隸到銅駝街。今無銅駝、唯存名耳。過街。有一廟。題三靈侯廟四字。入拜。散步庭中。見綸絹糸者。又有用車汲井者。廟左有文廟。左門題灑東寺老子故居之數字。文廟安置宣聖與伯魚子思像。顏・曾以下、有木(5-75)牌而已。其前廡中立石、題先賢某氏之神位之字。乃去。逍遙街中而歸。(5-76)

【朱筆訂正】

二十二日。曇。探問城內外古跡。至東觀・雲台・鴻都門・上林苑・華林園・耆英堂・西苑・富鄭公園等。嘗無一人記者。或既開墾、不存跡云。將跨馬往觀借鞍。不得步而北。里許。

北至邙山下。山田高下不一。頗膏沃。路旁壁立丈余。邙山自西南至東北而長包洛陽。此邊所見、不過尋常岡阜。上多墳墓。

蓋唐宋名賢及西晉張華・羊祜等墓、皆在此云。無奈(5-73)

一一月二三日

【墨筆原文】

鄉導官隸無一知之者。遂去。又自北門入城、自西門出。東南十丁許。渡洛水。水広可一町。架橋。上敷梁碑盛土渡人。北岸崩頽。高可一丈。其下頗深。南岸為磧。渡河而南。七八丁。悉為沙漠。然其中往々植麥。爰有天津橋。用石疊成。自左右至中間漸高。殆如弓弦。長三丈、広一丈半。此處昔為河道。水漸北、遂為旱地也。立橋上四望、龍門山在南方三四里。高聳。至西漸低。自西南而東北有邙山。西南隅稍高、東北最高。東方漸平、不見山。洛水自西南來向東北流。其北有洛陽。風

景頗。又南三四丁。磧尽有數家。村內多榆柳類。爰有邵雍節安樂窩。一堆土。長四間、広二間半、削成方形。側立石柱四本。(5-74)開三門。中央題曰、宋儒諱康節邵夫子故居。左右石柱題曰、鳳皇樓下逍遙客、陝鄂城中自在身。即擊壤集語。前有二石碑。記明人所建。遂去。欲觀明道・伊川等墓、亦無知者。取故道自南門歸。午後又從官隸到銅駝街。銅駝僅存半體耳。過街。有一廟。題曰、三靈侯廟。入而拜。抵文廟。左門題曰、灑東寺老子故居。文廟安置宣聖與伯魚・子思像。顏・曾以下、唯有木(5-75)牌而已。遂入寺見中殿。安置佛像。左有老子殿。長二丈、廣称之。中安老子。旁立一人、前置黑色棺。殺風景極矣。乃去。逍遙街中而歸。自登封以來、婦女出觀者甚多。然至大街、則無復婦女往來者、自家中覩見而已。(5-76)

二十三日。天氣晴朗。早起。將抵西關拌程子之廟。以疇昔遣李葆和、既得知其处在也。携言隸⁽⁸⁾一人步街中、土人尾後而來者、陸續不絕。往々稱余曰、洋國賊。余顧行。乃無敢言。有一人。年可十六歲。俄來余傍、笑罵且招人。余躍打其面。乃駭然走去。又有一人。可五十歲。在家罵余而走。余立忘之。恐怖而入內。後遇數十人為隊者。亦皆如此。蓋此國倨傲不遜、自古為風而不自知。故見有人怒、乃恐怖耳。出於西門南行。有一市街。用煉瓦造岸。中央居階、左右植榆柳。甚有雅致。

步六七町、而至程子兄弟祠處。右有范文正公之祠。（14—1）左有邵康節・朱子等之祠。諸祠之大、不過二丈。祠地亦各可八十步。壠以土壁、而如邵朱二祠之壁。既屬壞崩。僅存形跡。程朱之祠、配享神位極多、而范邵之祠、不過列其子孫二三人。程祠別建壁。構廡而結構擁范祠。余一見而去、歸東閔。閔門之傍、有一銅黑蛇。其製係漢時之物。十時、發東閔、將取路于汝州、赴南陽至洛水。水中敷木幹、上覆土沙、以便車馬。既渡東向行田圃間。有一村。曰茹家凹寨。更向東南、越小紅店。至鄭家寨。三村皆擁人家百余云。道有流水、架一橋。傍有石柱。題曰古洛莽渠。自洛水而南。地勢漸高。（14—2）至于此覺益高。更行可四十町。道左有大廟。柏樹高聳。曰閔爺廟。有一村。名閔廟。休息。入觀廟。結構壯麗。可次中嶽。既拌而去、促馬夫。歷太平莊、至龍門村。此地南有香山。西有龍門・伏牛二山。半腹以下、田塍千頃。級々相列。恍如魚鱗、而伊川廻其東南、明滅於數步之外。風景佳勝、殊快人意。南端臨伊川。大樹多并列。樹下有食店。馬夫入休焉。余乃下車、行磧中入于兩山之間。道路傍山、伊川流其下。此山為伊水所齧、遂為闕。故稱伊闕。係堯時禹之所鑿成云。巖石峨々。東西相對、儼如屏障。其間穿洞穴、置仏像者、不可（14—3）勝數。北魏之某后・則天武氏等、嘗所祈願云。西崖湧泉頗多。又多亭閣門廡。既而去。至仏殿之前。巖下有三洞口。口徑各三四尺。入見其中。高四五丈。奧三四丈。安置大仏。人在內語、言声激越而四應。遂沿山而下南、渡圯橋。橋身可四十間。水深三四尺。少魚躍於中數極多。行抵東山半腹。有香山寺。

仏殿四五并列。有女牆四圍。可以供眺望。余休該寺。霎時上至頂上低徊。四望山勢自東來中斷、枕伊川。兩崖崎嶇窈然深。西為龍門山。峯頂稍低焉。北為北邙山。淡烟纏籠。洛陽之遠景、現於模糊。南有數山。下皆平坦。伊川在（14—4）中央。風波呈媚。乃乾汙於長風。迤邐而下。到河岸駕車而去。沿伊水而東行、至曹店。伊水之磧尽于此。次村亦名曹店。此地道路、低于田二丈許。多石礫。然不甚壁立。渡一少水。右轉越高家村。至彭毫。有人家七百余棟。周土壁設石門。去河南府五十四里云。

【朱筆訂正】

二十三日。天氣朗晴。早起。將抵西閔拌程子廟。携官隸¹⁰一人、散步街中而行、土人尾來者陸續不絕。有喚洋國賊者。余顧之且行。乃無吐此言者。有一人。年可十六歲。俄出余傍、笑且招人、曰、洋國賊。余躍打其面。其人愕然揚声走去。又有一人。可五十歲。在家中見余。走出呼洋國賊。余立暗啞其人。¹¹恐怖而逃。後逢數十人。皆如此。蓋國人傲語・不遜成俗。而不自知也。非有睚眦之念也。傲害且笑。見人怒乃恐怖。亦奇矣。自西門出南行。四五町。有一市。連八九町。宅地稍高於前。用煉瓦設岸。中有階級。便升降。旁植榆柳。頗有雅致。入街而西六七町。右有程子兄弟祠處。右則范希文、（14—1）左則邵堯夫・朱熹祠。祠地廣二十于、長八十于許。壠以土壁、而邵朱二祠壁既崩壞。僅存形跡。程朱二祠配享神位極多。范邵二祠不過列其子孫神位。程祠別建壁。構廡而結構擁范祠。¹²問土人曰、是程子故居。曰然。一見而去歸東閔閔門外。十時

發東閑、將取路汝州、赴南陽、渡洛水而行南稍東。行田圃間。有百余家。曰茹家凹寨。更里許。越小紅店。至鄭家寨。亦有百余家村。南半里許。有一道水。廣四五尺。架一橋。傍有石柱。題曰、古洛莽渠。自洛水而南。一望平坦。地勢漸高。(14—2)至此。覺益高。更行路低於地。廣不過一于。一里強。

路左有一大廟。柏樹高聳。乃閔羽廟。有一村。名閔廟。休息。入廟而觀神殿三層。別設門廡。壯麗。可次中嶽。一拜而去。

歷太平莊至龍門村。凡二里弱。路低於地丈余。東望伊川明滅。南望香山峙伊川上。半腹有寺。多柏。香山西隔伊川有龍門山。其西有伏牛山。皆有小木。半腹以下田塍。級級鱗次。⁽¹⁴⁾風景如畫。大快人意。龍門村人家可三百。南端臨伊川。多大樹。樹下食店相列。馬夫入休。余乃下車自磧中行出兩山間。道路傍山。伊川直自其下流。是為伊闕。大禹所鑿成云。兩山巖石峨峨。東西相對如屏障。岩間多穿洞穴。安仏像。不可(14—3)勝數。出北魏某后及則天武氏等祈願云。西崖多湧泉、甃瓦石蓄之。昔有溫泉云。多亭閣門廡。既去。至仏殿前。巖下有三洞。洞口徑各三四尺。高五六尺。其中高四五丈。廣深称之。丈中安大仏。旁列諸仏。在中而步及⁽¹⁵⁾語言、其聲響於四面相應。遂沿山而南更渡圮橋。橋身可四十間。水深三四尺。有小魚躍於中。數極多。行抵香山峯。凡可一町半。攀一磴登香山寺。佛殿四五宇。四圍女牆。休一霎時。又行二町許。抵絕頂低徊。四望山勢自東來、中斷枕伊川。頗峻峻深。西為龍門山。峯頂比香山稍低。北望邙山在淡烟中。南有數山在四五里外。其間皆平坦。伊川(14—4)自其中流明滅。迤邐下山。到河岸駕

車、沿伊水而東。里許。過一小村抵曹店。有百家許。屈曲而行。道路低于田二丈。多石礫。又里許。渡一小流。抵高家庄。有二百余家。其南一村名彭毫。有七百余家。周土壁設石門。去河南府五十四里云。

一一月二四日

【墨筆原文】

二十四日。早出彭毫、南行。道路低于田、潦水渟蓄、石礫縱橫。車馬輒倒者二次。此地四望平坦、連三四里。遠山樹木扶疎、而人家散在各處。而有此困難、真出意外。歷彭街至大陽樹店二村、皆有七八家。與鬻飲食於行路之客。次為未家寨。從其東邊右轉、取田間(14—5)徑路、起文明至水寨。有人家四百棟。凡稱鎮寨聚者。周圍概繞土壁。向東南。傍北山至法集。自法集取溝路。至王鎮。地勢漸高。有一河。自東南流來。雖少可見、傍有竹林繁茂。此地諸竹極少。途中所見、不過二三小竹。余有遇古人之思。竹下有二三店。行石路。溝路等、達白沙鎮。去彭毫三十里云。有人家五百余棟。牛牌休于此。出南行四五町。有山。為白沙坡。不甚高。山田鱗次、莫有余地。上至其頂。有商店二三。又南行。歷于店柯、至大安寨。二村各有人家一千棟許。次為胡戰窪。又其次為林盧寨。去白沙鎮四十里云。市中頗繁華。瓦(14—6)屋櫛比、屋之四隅、概置獸形。白沙坡以南、有山脈橫亘。至太安寨。南為一峰。曰貫山。山上有祖師之廟。其下有奇水寺云。東方里許。有群山。參差斷續。以鰲頭山為最高。蓋在彭毫所望者也。

【朱筆訂正】

二十四日。早発彭毫、南行。道路低于田四五尺。往々潦水凍合、多石礫。凹凸甚、車顛馬倒者二次。馬足入泥、屈膝路上。此四望平坦、連三四里。東西有小山連亘。其下人家相望。樹木扶疎。一里強。過二小村。抵未家寨。東傍土壁右転、取田間。一里弱。有一百余家。為文明。左折而南。（14—5）道路廣可二丈。泥濘凝結。半里許。至水寨。有三四百家。²⁰四周土壁。漸近南山平地。向東南。北有平山。與南山相距八九町。傍北山、東南一里弱。至法集。村落東西相望。從此取溝路。於地丈余。兩岸土崩。傍有竹林。竹長不過二丈。北省見竹極少。見竹有遇古人之思。林下有三店。家其上有數十家。又行石路溝路等。一里半許。達白沙鎮。距彭毫稱三十里。有人家五百余户。午牌、休此。南行。四五町。接山。山高可一町。自下至上。田塍鱗次。無後余地。左轉右折。十町許。出其頂。有商店二三。南望地平坦。間有凹窪處。人家多住焉。南行。三十町。過于店柯。有千余家。又二十町。有七八百家。為大安寨。從此以南、地低且平。一里弱。過一小村。抵林盧寨。去白沙鎮四十里云。市中頗繁華。瓦（14—6）屋櫛比、屋背及四隅、皆彫獸形。白沙坡以南、有一大山脈橫亘西方三里外。至太安寨。南一峰高聳出西南山後。曰貫山。山上有祖師廟、其下有奇水寺云。東方。里許。有山自東北來斷續南走。現數峯。最高者為鰲頭山。上建塔祭玉皇。彭毫所望之山。

一一月二五日

【墨筆原文】

二十五日。將早發、李葆和等、爭論而不止。問其故曰、昨夜甚寒、燒柴取暖。而店人要過直。故欲給其半也。余使之從其請。出門四五町、尚以大声相加、而遂不至相撲。可謂文弱之余習耳。又此邦、雖茶湯井水、無不要錢。故李葆和等、洗面常請余余也。向東南。從五里峪至觀家廟。歷官莊鎮入唐堤。此數村、各有數百家。（14—7）右轉又左折、取間道出故道。向西南行。有一林。曰五里營。有三十余家。轉東南行。又有一村。曰廟營。人家五百余棟、土壁四周。商賈殊賑。次為灣子街。地勢修平。村落相望。東方群山疊重。山上有裴山寺。最宜眺望云。午牌休于此。有童子多來請錢。使李葆和與一錢。如泰山、有乞丐三萬人云。又向東南行。見二村相對。北為村店街。南為濟家庵。傍有小河。即濟河也。過十里舖、遂達汝州。踰西閥入南門。城壁周圍十八里許。人家二千余。問韓碑所在、無知者。遇知州某。曰、有千里外。問天中山曰、有九十里外。此夜知州贈余飲食。（14—8）有粗麿污垢、類牛馬之食者。真可謂有太古之遺風矣。

【朱筆訂正】

二十五日。早旦、將發、李葆和・馬夫与店人爭論不止。問其故則曰、夜來寒甚、燒柴取暖。而店人要得一百余文過當。故欲給其半也。余乃使李從其請、盡給之。出門、四五町。店人尾來、²⁵大声相加、不至相撲。此邦風俗、大抵皆然。可謂文弱之余習耳。土人請茶及湯水、無不要錢。李葆和等、洗其面

常請余矣。東南二十町許。抵五里峪。有二百余家人。又可半里。過一村。抵官莊鎮。土壁中有五百余家。又行石路五六町。過一村。左轉左折。而行一里半許。(14—7)抵廟營。人家五十余宇。土壁四周。商賈殷賑。自林盧寨至此。土地高平道路。往凸凹間。患泥濘。又多石。二十町許。至灣子街。遂為平地。頗廣潤。村落相望。東方三四里。山上有裴山寺。最宜眺望云。廟寨至此。有童子多來頓首請錢。又向東南而行。路廣二丈。車轍。馬跡不多。半里許。望二村相對。北為村店街。南為濟家庵。傍有小河。即濟河也。又三十町許。過十里舖。有百余家住焉。更行可三十町。過二村。遂達汝州。踰西閔。自南門入。壁周圍十八里許。人家二千余。問韓碑所在。無知者。見知州某問之。曰。在千里外。問天中山。²⁸曰。距此九十里外。此夜知州。贈余飲食。(14—8)其肴十余種。盛飯用一小樽。粗麌類牛馬食者。可謂太古之遺風矣。

一一月二六日

【墨筆原文】

二十六日。早出城門。門外有數十家。疎々列左右。以南漸密。至東門。有百余家。道路塵埃積重。車行常揚黑烟。以東亦石礫。凸凹甚困難。至十里舖。望西南。山勢漸低。如將斷。山上有寨。又有一塔。又行得一村。為二十里舖。周圍構土壁。道路荒穢最甚。更行至張家村。有二三十家。左有一村。亦構土壁。壁外居數店。此地有柳樹。概無枝葉。蓋充器用。又有植桃於田間者。左轉入田徑。又出大道。至汝安寨。有一百余

家。次為趙(14—9)樓。有三四十家。二村間。通小流。名黃家河。次為長安寨。有數百家。午牌休于此。去汝州四十里。次為二十里舖。又其次為十五里舖。與擁人家數百棟。更行越十里舖。遂達郊縣之西閔。閔有數十家。余冠支那帽行街中。將抵²⁸而宿之。有一官人。在馬上教余曰。東西兩閔。兵丁多駐劄。不如到衙門宿之。安也。余從其言。市人出見者甚多。蓋既知余。不足帽之為之歎也。進入衙門。群衆雜沓。不可行。官隸叱咤。極力排之。老弱困踣。亦不顧。余就席。問縣令曰。臨考試之場。未歸(14—10)也。既而出諸種之食。江蘇之人某。為之賓。頗知文字。出東坡之書石刻者贈余。余因問三蘇之墳。曰。在西北三十里。問土地之產。曰。夏主麥。冬主小米。筆談良久。亦無異聞。此地故稱郊鄆。有人家四五十棟。城周圍四十余里。街中多石門。累々相望。蓋係表旌婦人之孝貞。其製多建四石柱。上敷大石為屋形。下開三門。而柱頭。屋角。概作人獸花木置之。中央書聖旨勅旌。或書其姓名。石柱前後多置石。上有置獅子之像者。又有無屋形。橫石柱鐫刻諸物形置之者。此製於山東以東府縣所多見。然不如此地夥多也。廬屋(14—11)亦宏麗。而次鄭州市街。駢植樹木。亦大有風致。至夜知州尚不帰。終不得遇。

【朱筆訂正】

二十六日。早起而行。可二十町。乃出城門。門外人家夾路數十宇。漸至東閔。有百余家。昨日以來。道路多塵埃飛揚。至此塵土頗厚。每車行過。黑烟急起。南東行。亦多石礫。一

里弱。至十里舗。西南山勢漸低。如將斷者。山上有寨。又有塔。又一里弱。過二村。路多不平。間有潦水。達二十里舗。有百余家。四周土壁。從壁外過。道路荒穢最甚。半里弱。又過二小村。有壁左右相望。多柳椿等樹。柳樹或刈之、不存一枝。蓋作器用也。又有植桃於田間者。左轉自田間徑、出本道行。二十町許。至汝安寨。有一百五六十家。次為趙^(14—9)。樓。二村間有小流。名黃家河。又行一里弱。抵長安寨。有數百家。午牌休此。去汝州四十里云。此間水田。有種稻者。往々桂林鋪地矣。又行一里半許。道路好惡不等。間見小石。潦水東西山脈。漸低東南。更出一山。在七八里外。又行里許。路多石。有七百余家。為謝店。又行可二十町。泥濘凝結、車轍入土。有一小村。更行二十町。有二百余家。為二十里舗。又二十町許。有一百余家。為十五里舗。道路皆如前。更可二十町。過十里。可三十町。達鄭縣西關。人家數十夾路。余冠支那帽行街中。將⁽²⁹⁾抵而宿之。有一騎士。在馬上導余曰、東西兩關多兵駐劄。恐滋事。宜到衙門宿。余從其言自市街馳去。出問縣令住否。則臨考試、未歸^(14—10)也。既而出諸種食。江蘇人某在此為賓。頗知文字。出東坡書石刻者贈余。問三蘇筆談良久。無復異聞。此地故陝鄂地。城圍四十余里。有人家四五十。街中石門累々相望。皆係旌婦節。其製建大石柱四本、開三門。上架大石為屋。柱頭屋角、諸處彫造人獸花木。屋下

書聖旨、若勅旌。又書某姓名・某氏之坊。石柱前後亦多鑿大石與柱相合。上置獅子等像者。又有無屋形上橫石柱、上居獸形、或刻諸物者。此製山東以來、府縣所多見。然不如此地之尤多也。廈屋^(14—11)亦頗宏麗。市街両房列植樹木。大有風致。至夜知州不果歸。

一一月二七日

【墨筆原文】

二十七日。早旦。投刺於知縣、厚謝厚意。出東門行。有一村。曰四里營。次為十里舗。有一百余。又其次為二十里舗。有二百余家。道傍有一溝。架石橋。又其次為雙合寨。有七八十家。更行。出汝河之傍。河自西北流東南。橫徑二十間許。磧不甚廣。水色潔淨、可掬飲。水中繫一船。可載四十余石。以之慮、雖淺處亦可過三四尺也。沿岸有村。曰西長橋。岸土崩潰。似有大水之患。此地山脈、自西方走東南。西山最高、而不能過一里。上^(14—12)有廟。稱黃姑山。長沮・桀溺耦耕之蹟亦近云。渡一小河。得一村。曰東長橋砦。有百余。午牌休于此。土產蕃薯・汴烟葉之類云。既而行至十五里舗。有二三商店。次為十里舗。有六七十家。又其次為四里營。有二三十家。進至襄縣之北。入於西門。余憲鄭縣、早冠支那帽。故無來觀者。街路多敷石、車躍蕩。最覺苦。出於南門、下坂路右轉、至汝水。水中隔一間許敷石。橫架石柱、上覆沙土。西北有城壁臨於水。人家亦連綿於兩崖。風景如畫。渡河。行街路二三町。至一店。投宿。去鄭縣六十里云。此日途中、見

荷車甚多。或載穀物・麪類、(14—13) 或載石炭・土石等。陸續往来多於北京。近傍不知土地膏沃、而物產富曉也。其運送并用牛馬。而牛居多。亦有用人者。車製前狹後廣。長柄二。繫以麻繩輓車。夫兩手持柄、懸繩於兩肩。推之重則用二人。一人推於後、一人輓於前。或用驢子使輓之云。(14—14)

【朱筆訂正】

二十七日。早旦。投刺知県。僕人厚謝厚意。直行。可十町。出東門。南稍東行。里許。過一小村。往々路低於田數尺。泥土凝結。有一百余家。為十里舗。又里許。有二百余冢。為二十里舗。路傍有架潦水停蓄。架一石橋。又里許。抵双合寨。道路如前。更十四五町。出汝河傍。河自西北來向東南流。廣二三十間、或十四五間不等。河傍磧不甚廣。水色潔淨可飲。往々蓄成深碧色。河中船可載四十余石。北岸有村。曰西長橋。直枕汝水。岸土崩潰。高可二丈。人家欲陷甚危。西望里許、山脈頗高。起伏向東南而走。意黃柏諸山、而長沮・桀溺耦耕之地亦在此際也。更行五六町。(14—12) 渡一小河。得一村。有百余冢。曰東長橋砦。午牌休此。問土產。曰、有地瓜・汴烟葉云。地瓜即蕃薯也。又一里半強。過一小村。抵二十里舗。自双合寨至此。道路低於田凡二尺。稍凸凹。更二里弱。過三小村。道路如前。一處有小流架橋。又行至襄縣北。自西門入。今日余冠支那帽。故無人來觀者。甚寂寞。此地街路、磬石、每車行躍響一身徹頭腦。最苦。出南門下坂路右轉。渡汝水。水広可一町。中隔一于許磬石。橫架石柱。上覆沙土。西北望城壁臨水。兩岸上人家連綿。頗有風致。渡河左折。行街路二

—註—

(1) この「十」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2) 墨筆の「口」は残っていたが、「口」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3) 墨筆の「直」は残っていたが、文意により消去した。

(4) 墨筆の「中有」は残っていたが、文意により消去した。

(5) この「十」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6) 墨筆の「家」は残っていたが、文意により消去した。

(7) 墨筆の「此處」は残っていたが、文意により消去した。

(8) この「隸」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9) 原文は「推」に作るが、文意により「擁」に改めた。

(10) この「隸」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11) 墨筆の「之」は残っていたが、文意により消去した。

(12) 墨筆の「祠」は残っていたが、朱筆の「祠」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三町。至一店。投宿。距郊縣称六十里云。此日途中見大車甚多。或載穀物・麪類、(14—13) 或載石炭・土石等。陸續往来多於北京。近傍可知土地膏沃、物產富曉也。運送同用牛馬、而牛尤多。亦有人推行者。車製前狹後廣。兩旁柄出、後頗長。用麻繩繫之。懸肩兩手推。左右柄推行。或用二人。⁽³⁵⁾ 一人在後推之、一人在前輓之。亦或用驢子使輓、在後推行矣。

- (14) 墨筆の「風」は残っていたが、朱筆の「風」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 (15) 墨筆の「内」は残っていたが、文意により消去した。
- (16) 墨筆の「声」は残っていたが、朱筆の「声」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 (17) 墨筆の「而」は残っていたが、朱筆の「而」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 (18) この「起文明」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19) 墨筆の「未」は残っていたが、朱筆の「未」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 (20) 墨筆の「家」は残っていたが、朱筆の「家」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 (21) 墨筆の「為」は残っていたが、文意により消去した。
- (22) この「尚」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23) この「大」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24) この「山」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25) この「大」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26) この「山」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27) この「名韓」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28) この「而」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29) この「而」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30) 墨筆の「帽」は残っていたが、文意により消去した。
- (31) この「水」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32) この「人」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33) この「載」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34) 墨筆の「余」は残っていたが、朱筆の「余」と重複するので消去した。
- (35) この「人」は墨筆で行間に記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 (36) 墨筆の「後」は残っていたが、文意により消去した。
- *『支那遊記』翻刻は、翻刻・訳註との以下の通り対応する。合わせて参照されたい。

- ①岡本韋庵『支那遊記』翻刻・訳註（その一）
岡本韋庵『支那遊記』翻刻（その二）
—徳島大学総合科学部紀要（言語文化）3

- 岡本韋庵『支那遊記』翻刻・訳註（その二）
—徳島大学国語国文学8

- ②岡本韋庵『支那遊記』翻刻（その二）
—徳島大学総合科学部紀要（言語文化）4
- ③岡本韋庵『支那遊記』翻刻・訳註（その三）
—徳島大学国語国文学9

- 岡本韋庵『支那遊記』翻刻（その三）
—徳島大学総合科学部紀要（言語文化）5

至七日欲視周公廟軒轅壽陵等入南門西以北廟觀德川寧治廟幸行又東而出正門前其間凡可三十步觀徳門牌有后造三門思旌靖孔廟正門幸面而接華城川建四石柱而構三門其中央稍大柱上立人形而有下馬碑廻顧老柏森鬱差列川狀出廟東有木門亦開三門左轉右折至馬祠街訪孔慶鑑不在家不能相見因無碑名三卷脩靜庵遺稿一卷余然相而北贈衍聖公馳馬出於東城川門外人家連延至于東西五六町左轉而到誠東北隅望周公廟之舊柏深秀參天廟之地基幸北可三町東西可二町具幸南門亦開三門上注獸形顯元聖門三尊近廟有石櫓廟川則是禮聖門三尊左右設壁接廟壁一斜面于東幸二斜面于西幸長各十間許高可二丈皆係煉瓦造入門東西又有門用石造三門不異于元聖門更進數百步有成德門而木造上有樓臺五六間高四五間左右有垂壁塗以丹中央各有小門出各有三宇高四五間長六七間東房則有乾隆帝親筆之碑西房無碑想休憩處小門內廣袤各數十間柏樹蒼鬱

石碑散點於具山之正面有建春門狀如城處門入之長廣數十步
 有老柏墓碣等左右各有廟正面即周公廟也寬八九間長十有餘間
 大柱多無龍柱中置公像戴王者冠瓔珞垂面鬚髮白面淡紅色我
 邦所画武內宿称上顏扁額更明德勤施四手前有方板書元聖文憲
 王周公神位八字左有魯公像而西面具像比周公稍小右亦有少像
 不知為何人廟地四面疊石高於地二三尺廟前有石階兩傍有廟左置
 孝煥厲獻殿考隱莊文成昭定悼穆康平喚十七公神位右置魏
 真武惠桓閔僖宣襄哀元六景繪十五公神位右白晝未荒廢衆尊擁
 階周公廟亦崩頽見柏樹生屋上廟後又有廟亦破缺影像為殊
 紹所綱意丈人廟廟前柏樹最多少者可蔽數牛楷木白楊木曰巢樹
 相間雜種直上摩天大比其規模年孔顏廟勝遠矣使孔顏有知嘆
 後人不體我意也出廟以東行數百步有顏氏墓東西七八南北二町
 許四面無牆壁率有石門其間有墳墓累累相望余伴吉保和步